



原以为“无音村”是个极为安静的村庄，但进了村庄你就能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铁匠的打铁声、马车的铃铛声、学童的读书声、菜贩的吆喝声……，声声入耳。奇怪的是村里的居民却说这里安静得很，他们没听到什么声音。难道村民都是聋子？非也。

这其中的缘故要从一个离奇的传说讲起。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笃信佛法，经常向一位高僧请教。有一天高僧来皇宫为皇帝说法，得知皇帝要处死二十个死刑犯，他们抢劫财物时误伤了一人的性命。高僧便对皇帝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请陛下让这些死刑犯头顶满满一碗的水，绕着庭院走一圈。如果碗里的水没有一滴溢出来，就请陛下赦免他们的死罪。”皇帝表面上答应高僧的请求，但却找来一个乐队演奏乐曲来干扰死刑犯们的注意力。

每个死刑犯都把满满一碗水顶在头顶，缓缓地在院子里走着，一个个绕回了原点，结果他们头上碗里的水连一滴都没有溢出来。

高僧问他们：“你们刚刚听到音乐声了吗？”所有的死刑犯都说：“没有。”于是高僧对皇帝说：“这些死刑犯因为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整个心思都贯注在头顶上的那碗水，所以能对身旁的音乐声充耳不闻。相信他们以后一定会用同样的意志力坚守住自己的良心，改过自新。而陛下您在平时也应该有这种专心向道的意志。”

皇帝听了，领悟到了高僧的慈悲和用心良苦，就赦免了这二十名死刑犯，也坚定了自己求道的意志。

这二十个死里逃生的人，来到一个地方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后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小村庄，村里的人始终牢记着那二十个人流传下来的祖训：“用坚守生命的意志力去坚守自己的良心，在外界的诱惑干扰中永远做真正的主人。”而且村民们代代相传，保留着祖先的绝技——凭意志力将各种纷扰的杂音，排除在他们的听觉之外，永远过着祥和自在的生活。◇

2009年开春，
在全世界金融海啸

稍稍缓和之际，墨西哥与美国相继传出新型流感。根据5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目前H1N1新型流感全球确定病例已超过8800人，散布在40个国家，并有超过70多人死亡。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新型流感病例，在短短48小时之内，确诊人数暴增20倍，从原本仅有7个病例增加到163例，而且大多为本土病例。5月20日台湾打破“零记录”，正式宣布首例境外移入的新型流感。

这波新型流感来势凶猛，引起各方专家相当的关注。根据个案分析，该流感病毒是由四种不同流感病毒所组成。H1N1病毒本来就有“百变天王”的称号，很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突变，产生变种。突变种不仅会对抗病毒药物产生抗药性，也会使疫苗失效。

流感在古代称为“瘟疫”，又称为“天行疫病”，是

面对“H1N1 新型流感”的应变之道

除了战争、天灾（洪水、干旱、地震、海啸、沙尘

暴等），上天降灾难于人类的一种主要方式。为什么上天要惩罚人类呢？依据修炼与宗教的看法，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沦丧，所以大灾难多发生在道德大滑坡的年代。当面对天灾人祸时，人类才知道自身的渺小。

面对新型流感有什么应变之道呢？许多人都会想到吃些补品提升免疫力。其实，吃补品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选用不恰当，还会有反效果。中医讲“生命三宝”精、气、神，提升免疫力只能保养“精”，三宝中“元神”的能量最高，护卫生命的能力最强，是我们对抗疾病最好的法宝。要如何运用这项法宝呢？只有重视道德，才能养护“元神”，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文/王元甫）◇



牡丹江特刊

● 第三十八期 ● 2009年6月4日

加国同庆大法洪传十七周年



【明慧网】在普天同庆法轮大法弘传十七周年、传遍世界114个国家之际，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于2009年5月16日在多伦多市政府前举行大型集会，以歌舞形式向世人颂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加拿大一些政界要员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发表了演讲表示赞赏和支持。

集会结束，就下起了大雨。多伦多天国乐团冒着大雨在前开路，雄壮的《法轮大法好》乐曲声震天动地，拉开了大游行的序幕。十分钟后，雨停了。游行历时两小时，吸引了路边大量的民众驻足观看，很多人还兴奋地拍照或录像，赞叹游行队伍的壮观场面。

联邦保守党人 Joe Oliver 宣读了加拿大总理哈珀、公民及移民部长肯尼给法轮大法学会的贺信。总理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向公众传播的第十七周年的时候，我赞赏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同公众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的做法。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对这次快乐和难忘的庆典献上最佳的祝愿。”◇



2009年3月

24日晚22时多，
黑龙江省海林市

金总善含冤离世 妻子闫凤梅被劳教

公安局国保科大队长丁玉华（女）伙同副大队长关景伟、恶警金海珠、第四派出所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金总善、闫凤梅夫妇家入室抢劫，抢走了电脑并绑架了金总善、闫凤梅夫妇和正在金家做客的闫凤梅的姐夫孟宪国。金总善从公安局走脱后，被迫流离在外，2009年5月15日被家人发现时，已不省人事，2009年5月22日含冤离世。

金总善，46岁，与妻子开了一个发廊。金总善夫妻3月24日被绑架后，一听到消息，金总善的父亲就躺倒了。全家人不知怎样面对天塌般的突变，不敢告诉金总善在外上学的女儿，孩子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三个老人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无奈之下，金总善的母亲和姥姥只好到公安局要人，质问丁玉华为什么要抄家抓人。丁玉华的理由是金总善、闫凤梅修炼法轮功。老人们不明白，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难道政府不喜欢做好人的人吗？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曾经卧床不能自理的闫凤梅，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金总善的胃病，肩周炎等无影无踪；金母三十多年的哮喘好了，姥姥近百的人身体健康。老人慈爱，儿女孝顺，难道错了吗？



海林市大法弟子闫凤梅
70多岁的婆婆（右）和金总善
95岁的姥姥（左）在为闫凤梅
和金总善喊冤。

2009年5月15日，一直流离在外的金总善忧急交加，被家人发现时，已不省人事，送医院诊断为脑出血，手术不能保证下手术台。家属要求接见闫凤梅商量是否手术。丁玉华不相信，要求见诊断书，见了诊断书，又要求医生到看守所与闫凤梅谈。被医生拒绝后，才允许家属见闫凤梅。闫凤梅要求见金总善一面才能决定，家属要求释放闫凤梅照顾金总善，均被丁玉华无情拒绝，并说，放人不可能。

金总善于2009年5月22日抢救无效，含冤离世。在送葬时，金总善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喊，年迈的父母老年失去独子的伤痛，没有能坚持参加完葬礼，令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在金总善去世的前一天，海林市公安局秘密将他妻子闫凤梅送往哈尔滨劳教所迫害，闫凤梅至今不知丈夫已不在人世。

金总善流离在外期间，给海林公安局副局长赵化江写了公开信：

赵化江：

我就是你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的金总善。在你的直接授意下，你的手下半夜三更非法强行入室抄抢我家的场景一个月来总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给我的感觉不亚于土匪下山，鬼子进村扫荡，场面恐怖，并绑架了我们夫妻（妻子闫凤梅）。

我当时愣住了，“土匪们”强行抢走了我家的电脑，MP4等个人财物，我不断地问在场的人，“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理我，“土匪们”就是翻箱倒

柜，一阵乱翻，有的甚至直接穿鞋进入卧室，在我多次强烈要

求下才脱掉。这一幕那么强烈，深深印在我的脑中，现在这种“和谐社会”，怎么还会有鬼子进村的事发生，当时我好长时间没反应，如同在看日本扫荡的电影，“这部电影”一个月来不断地在我脑中回放。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没有找到认为有用的东西，就强行把我们夫妻非法绑架到公安局。并扬言等明天从牡丹江市调人来整我们（用酷刑）。我回想自己二十年来做生意（开发廊）从没得罪过什么人啊，这个地方太让人恐怖了，明天还不知面临的是什麼，于是我就离开了。

我的离开也许让你觉得在工作上很为难，但我是想让你及你的同事尽量少犯罪，在你们已罪行累累的记录簿上少一笔罪状。我们全家都是从大法中受益太多的人，曾经卧床不能自理的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我的胃病，肩周炎等无影无踪，母亲三十多年的哮喘病修炼一个多月后也好了，母亲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激动地告诉我们，千万别忘了法轮大法李老师啊，做人得知道感恩啊。你们说让我写保证然后不追究我让我回家，我们师父给予了我们全家这么多，在他被恶言诽谤、攻击时我随波逐流，为保全自己写放弃大法的保证，那还够做人的标准吗！我的母亲，姥姥不会宽恕我，走在路上别人都会指我的脊梁骨。

你这个年纪也经历了共产恶党的历次运动，对于恶党60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也应了如指掌，也更应知道恶党对于它用过的工具（公、检、法）的做法就是卸磨杀驴，被它利用完了，没有任何价值了就一脚踢开，文化大革命后，不是有500名警察在云南被秘密枪毙，以泄民愤吗？而且自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没有红头文件，不让做记录，那么有一天追究责任的时候，承担责任的只能是罪恶的实施者当替罪羊。

海林警察遭恶报的事也不算少，第二派出所所长李晓夫，看守所副所长单成强、姜兴瑞，不都是在打击真、善、忍中充当急先锋结果撤职、入狱、重病缠身吗？还有原公安局局长韦忠学，副局长张庆玉，韦忠学，李晓夫对法轮功学员多次敲诈、勒索，一年后李晓夫被撤职，韦忠学被多方打点后还被判刑20年，他的妻子被枪毙，张庆玉骂大法，骂大法师父，并担任610头目，时间不长突然调离，他后来说，你们（大法学员）别再咒我了，我不管你们了。你现在不也是重病在身问医无门吗？那么就听一句善良人的话吧，别再配合恶党干坏事了，在这个位置上如何作为却是你自己把握的，那么你为你的子孙着想了吗？你给他们留下的是怎样的果报？虽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不少错事，但善良的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怀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善劝善，大法弟子不求回报，只为世上少一个被淘汰的生命，只为世上的生命多一条光明的路，从现在开始弃恶从善一切还不算太晚，再晚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目前法轮大法在世界114个国家洪传，《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个语种，打开动态网看看，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别堵死了最后的路，异兆频现，天警世人，清醒吧！时间真的不多了，别给自己和家人留下深深的痛悔。

写信人：金总善